

第二章 找回夢中家園

1. 祭拜祖先

我們才剛剛吃完晚餐，「屬我滋歌樂¹的族人啊！你們請注意聽！」聽來的聲音是住在達把陸丫鹿巴尼²上方那一位部落長老。我從來沒有想到他那麼矮的身材，竟然能夠喊出如此刺耳而有說服力的聲音，連我們的哩鳴鹿³都搖著頭兒不耐煩地嗥叫幾聲後進來避風一會兒。「明天凌晨，是家家個別舉行開倉祭的一天……。」？

當然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開倉祭儀式，不疑由他，那是老人家的事情。因為那時是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所以我和大哥比較早上床躺著等帶夢之神的來到引領我們到睡鄉之國，爸媽尚在爐邊一面烤火一面交談中。當我們熟睡正在神游於夢中時，突然在凌晨被父母的搗米聲而驚醒過來，然後是老爸的聲音說：「起來，去慈泊慈泊⁴溪谷提水。」老爸從祖靈柱後面掛起來的兩個葫蘆一個大的把黎明睡意正濃的時刻，不知不覺又睡覺了。不一會兒又是老爸的聲音拍醒老哥去溪谷提水。他帶著無奈的心情和惺忪的眼神出門提水的時候，他特別吩咐說：「要祭拜用的小葫蘆，記得以右手提回來。」那是一個握拳大的小葫蘆，老爸從旁邊側面挖個一小口，稍微彎曲細長的葫蘆頸項微彎當握柄向下。那裡頭的水是專供為點火祭祭拜的用途。

大葫蘆是一般的葫蘆，是專門汲水提供煮黏飯用的，另外一個是小的，還保留著小葫蘆長長的頸項當握柄，他帶著無奈的心情出門往家西邊下方滋泊滋泊溪谷要汲水。來到勺形石階上下往來其間提著葫蘆的人，總是絡繹不絕。我隨著別人一階一階地下去。當我回來的時候，爐灶正在火勢熊熊。老爸才把鍋子安置於爐灶，從我手上的大葫蘆接過直接傾倒鍋子裡，等水滾燙沸騰，老爸把小米倒進去攪拌，然後蓋起來用悶熱等待成熟的時刻，他正在準備祭拜就序。早晨慢慢亮起來，他帶領我祭拜。在祭拜的時候，唸唸有詞地說個不停，而我難以釋懷地疑惑著「老爸跟一位我完全看不見且可能存在的……。」

一大清早，我和老爸剛忙完開倉儀式，燦爛的朝陽正在冉冉東升。依吶把所有在家屋裡堆滿的小米、玉米、和高粱再拿到外面曬太陽。家裡的屋頂排滿了，前庭的走道也排滿了，大榕樹下遮蔭以外的地方也排滿了。遠遠看去，排列得整齊當中，依吶在那裡來回一捆一捆地整理之外，一方面在選擇好的，要留著為明年保留作種。一排一排似如許多孩子們蹲下來似的樣子，就好像在學校在朝會時所看到的隊形似的。忙完了一個早上，休息片刻之後，又母親繼續忙著顧小米不時地翻覆希望能夠均勻地曬到陽光，因為黃昏就要送入每一個大圓木筒儲存了。當翻完了，我們便在榕樹底下看守著以防雞群靠近來偷吃小米。

¹ 滋歌樂(Cekele)：聚落或部落之意。

² 達把陸丫鹿巴尼(Tapa alualupane)：位於舊好茶跳舞場以西在分叉路上下兩條路的中間，那裡原來有樹立著石板，是古代個別家族舉行狩獵祭的地方。

³ 哩鳴鹿(Lhingulu)：圍補的意思，是狗的名稱。

⁴ 慈泊慈泊(Chepchech)：位於舊好茶西邊下方之溪谷。

午後，依訥看著天空中厚厚雲層，向陽光面是那樣白白發出刺眼的白光，白雲下面是一層厚而黑色雲層。我看著依訥忙忙碌碌中，光著上身露出大大乳房，於是心裡湧現想吃奶的念頭，隨著她走動不停地追逐。忙碌的依訥頭上飛舞著無數的蜻蜓，她便從我們的箭竹掃把抽出一支，向空中飛舞的蜻蜓揮一揮，也教我學她的打法揮一揮，可是我都打不到。她想到正在曬乾的小米無法在下雨之前均勻曬乾，甚至於可能來不及收進去，就必須移開我想擾亂的念頭，於是叫我坐著看看他的動作，她一揮就打下一個蜻蜓，她撿起來給我仔細的看一看牠的模樣。蜻蜓的頭是大大圓圓的，頭上兩邊是大眼睛沒有瞳孔，左右各兩扇前後併排透明骨架網狀的雙羽。當牠被依訥那一揮打下來時，牠的右側的羽被撕裂一角，失去平衡而墜落。當我們撿起來的時候，它一直搖頭嘆息它的命運說：「我那麼倒楣，」可是我沒聽到它這麼說。「對不起！你即將要完成一個任務，我們要你成為小螞蟻的獵物，你的靈魂要變成另一個生命的能力，甚至於變成螞蟻，也好，那裡的社會秩序井然，沒有壞人，所以沒有日本警察。雖然你在那裡再也不能飛舞像剛才的風采，但那裡是另一種不一樣的幸福，他們很會打造穩固的家園和部落，颱風天永不憂慮，而且，很多人為你服務，當然，你必永不缺乏愛人。」依訥說完之後，把它切割成小小的，就如阿嗎打獵回來，我們把他獵獲的動物切割分別成可以搬動的量。母親帶我到陽台邊，找到一隻正在行獵的年輕螞蟻，看來他必定是狩獵一段時間而還沒有尋找到獵物已經很疲憊了，牠一面想著「天災地變要來了，萬一沒有獵到的話，部落裡的族人怎麼度過呢？」因為他正在大石頭上面休息垂頭喪氣似的。依訥把蜻蜓的大腿放在它的下方，牠從睡夢中聞道新鮮的肉味便醒來尋找，果然在牠下方有一堆獵物。他用它那敏捷的觸角來確認是否還在夢中找到的還是現實，牠摸一摸確認無誤的時候，便馬上轉頭照原路回去。在回去呼叫同伴的同時，依訥唱著：

Au! Au! Daula ki apudru, ala taru bekche

辛苦啊！辛苦啊！呼喚你的伙伴，來的還不夠多

小螞蟻一路上非比尋常的快樂，有時候得意忘形，跌倒翻幾個筋斗，連斷崖都已經給忘了，有時候掉下去頭破血流也不在乎。小螞蟻不久之後終於到家了。牠來到村口，先長叫一聲報喜說：「我獵到空中會飛舞的獵物。」別人聽他的叫聲半信半疑地紛紛談論，但牠們姑且相信，可以「肯定的是，它身上是血淋淋異常的味道。」牠進到裡頭再呼叫之後不久，便是一大堆家族的成員出來尾隨那一位找到獵物的獵夫螞蟻，有的是特別大的螞蟻。

「那是祖父螞蟻，小一點的是爸爸螞蟻。」她為小米忙碌中參插說的。

「祖母和媽媽螞蟻為什麼不來？」我轉頭問她。

「祖母螞蟻留在家裡準備晚餐的，」

「媽媽螞蟻？」

「一定是在打掃家裡等她打獵的孩子。」

我以巨人般地在它們上空像北大武山一樣陪伴著它們，看到了他們搬運壯觀的隊伍，但依訥可能支解的時候，做的並不考量牠們的能力而草率地撕成碎屑，但依牠們的體積和狹窄的路上，依訥切割的，對它們來說仍然是太大了一點，應該很仔細考量牠們的能力。它們在搬運的路上，可以

感覺到它們很吃力，尤其他們搬運大頭的那一群，常常在陡坡高的地方因為無法平衡而又滾落山下，有的還被壓到頭暈，可是一看到獵物，就忘了頭痛。有的即使已經來到牠們家的大門外面，可是獵物某一部份太大，而無法搬進去。於是我再拿來幫它們分解成小一點，牠們才陸陸續續進門。我在他們路旁邊為它們歌唱，直到牠們全部把獵物全部帶進家裡，等到我已經沒有戲再唱了，牠們仍然派牠們的大頭目和長老到它們的門前向我祭拜表示謝意。

當我回過頭來看依吶的時候，她已經把所有的小米全部收回家屋，一滴滴的雨水開始撒下來，我毫不在意地留戀著再回頭看一下螞蟻牠們，而牠們仍然還在它們的大門外面，那一隻螞蟻獵者和牠的家屬，正在祭拜我這一位賜予者表示感恩，然後向我揮一揮觸角表示「唉~依！」的時刻，一陣「撒~撒~」雨聲下起大量的雨來，「趕快進來，」是依吶從窗戶裡頭的聲音，我迴避大雨到裡頭，腦海裡總是一直想著牠們剛才的那一段過程，一則想到牠們是很團結的族群，一則想到牠們是互助合作的部落社會，甚少看到懶惰的人，即使是生病或受傷的螞蟻，仍然是盡力而為地隨著別人殷勤地工作。

「創造人者！」使我想起老爸在開倉儀式的起頭。父親在他說話的對象是在一處我看不見的陰暗國度，那是一處包容無限的空，在空裡頭又包容黑暗與光明。黑暗與光明在祂都是一樣，正如生命與死亡，在祂是同樣是生命的性質。但據我看來，連開倉儀式那麼小的事情，祂都要管理，使人感覺到一位大宇宙的統治者實在太管閒事了。後來老爸告訴說：「祂為了大宇宙整體的協調，祂設定了規律，不容許任何人違犯這個規律。如果我們任意違犯這個規律，就等於破壞了協調，也就自然地淘汰。」我疑惑著這個跟開倉儀式有什麼直接的關連？後來他又補充說：「那是汰舊換新、先後程序的理念。如果稿亂了先後，先吃新米，舊米明年就更不能吃了，於是就變成浪費。」

從那時候起才明白，除了我們所能看到的世界以外，還有看不到的世界在支配我們人間生活的規律。一定在看我們像我剛才在看螞蟻世界一樣，可是不一樣的是，那一位創造者，祂的眼睛一定是穿透一切，甚至於祂可以看到我們的內心。祂會看透我的行為，然後猜測未來的路和可能的成果。祂一定是看準每一個人的努力和心力，而不是看在成果。也不是看在生命的長短，而是看在一個人有沒有好好過自己的人生。

釣魚

自從老爸帶我釣魚那時起，我對釣魚發生了興趣，日夜想著要去釣魚。趁著老爸去打獵的那一天起，常常是不厭其煩地向母親請求再拔她的頭髮，母親已經不勝困擾，於是向我提出交易。

「假如平時你很乖，我就會給你。」

「您要我怎樣？」

「你要幫忙我打掃。」

當我想到打掃是一項苦差事，但是我仍然答應並和母親達成了協議，

可是為了興趣，寧可出賣自己的靈魂欺騙她暫時一天打掃。母親依然痛苦地把掉她幾根頭髮，自己心裡覺得「也好！讓你學習，至少你手中有事做，不會再來干擾我。」我忙碌著一陣子，可是細細黑黑的頭髮，不一會兒被一陣輕風吹走，我又哭鬧著要再拿，但她常常是不給了。不是不給，是因為拔掉兩三根頭髮是很痛苦的事情，而當我一直糾纏著要的時候，她又不忍心看我內心太痛苦的樣子，遂說：「我夜夜夢裡頭上被頭蝨纏繞著，才明白是你。」

有一陣子可能母親對我所做的並不滿意，那一天我請求再給我三根頭髮都不肯，我硬是纏繞她不放，於是我們改了協定。母親說：「以前我們協議的條件不改變以外，我去田裡的時候，還要你來途中迎接我。」我為了取得難能可貴的釣線，當然我義不容辭地答應。

之後，我們一群小童們常常在一起製作釣具，並且一起出門到溪谷一起釣魚。後來我漸漸地領悟到釣魚的經驗，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釣具，在同一條溪谷，在同一個太陽下花相同的時間，所釣到的魚，並不一定相同”。有的人，他的釣具那樣地醜陋，我以為他一定釣不到魚，但往往沒有想到，不僅釣到的魚是大的而且是出乎意外得多。我一位表哥，從小沒有父親教他，從小自己獨立學習。他就是這種人，總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或許是他已故的父親冥冥之中暗中指引他的智慧。

後來我發現，無論我們做農事開墾，或在狩獵，每一樣都跟釣魚的行式完全相同，那“不相同的成果和收穫”，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還支配一種運氣外，還必須加倍的努力。

我對母親的頭髮投以非常好奇，除了她留著長長的頭髮表現出“她是女性”，還可以用來做釣線而外，她還可以像北大武山的山頂每天所穿戴的各種形式的冠帽（雲彩），在祂永恆的一生裡，同樣的帽子打扮，從來沒有過重覆使用，使祂多樣性美感保持神秘。母親一成不變的容貌賦予神秘的頭髮使外在的變化外，我相信那一位創造者一定還有別的用意，實際的功能必然是和我們的生命有直接的關係，然而我始終不知道，也許奧妙的詮釋還沒有來到。

颱風天

1945年的十月裡，夏天一大清早，霧頭山偏南方和北大武山之間的山嶺，全都淹沒於霧雲中由東方吹來壯觀的雲瀑瀉下來，夾帶的雨絲一波又一波地撒下來，甚至於一陣一陣地淋到部落又退去。母親看著天象不尋常說：「強烈的颱風要來了，」母親又一句說：「哎依！你們的老爸。」

老爸早已在夏日修護石板屋頂，他用長長的木材架在家屋的邊緣，然後用重一點的大石塊壓著石板屋的邊緣，預防當刮起強風被掀起來。當然母親很安心地趕緊去部咳樂那裡的田裡拿食物和木柴，黃昏，她正好回來了。風雨的脚步越來越侷促地來到門前。母親看著雨勢對我說：「今天晚上狂風即將要來到了。」我很錯愕地靜靜想母親的解釋，但他再也不說下一句，只在窗邊看著在黃昏時刻，東邊有一道極為豔麗的彩虹，西邊天空中出現如是銅鍋般的形雲。之後，母親煮一鍋晚餐，當我們正在吃飯的時

候，風逐漸地形成颱風，於是在整個晚上，我們陷入暴風蝟。風勢越來越強，雨勢越來越大，深夜，我們全家人並排睡在靠爐灶的地方，母親把我們放在中央靠爐灶，她在靠門作我和老哥的擋風板似的。我靠著母親胸懷，一則感覺老哥好像是那永不動搖的洞穴之守望者，一則又感覺母親是那永不熄滅的燈火。我卻在他們中間不覺的有颱風，夢裡只有天籟般的歌聲。

那颱風夜，我們被外面的大榕樹因強風而發出的怒吼從夢中驚醒，同時風吹襲來帶來的雨水從石板屋的縫隙間漏水下來，使整個屋內到處是水。我們三個人不得不起來圍在爐灶前面烤火，靜聽颱風吹襲大榕樹而發出怒吼聲中還有笛聲。一陣陣強風吹過，然後是傾盆大雨莎莎地下來，在短短的時間，可以聽到溪谷裡暴漲帶來的土石留而發出隆隆聲。「這一陣的颱風，是這一年來最強勁的，可是香菇應該很豐富的。」母親又對我們補充說：「但這一陣正在為大地洗滌。過後，應該沒有颱風了。」但她說完之後，沉默裡應該都是老爸的影子縈繞，但她並沒有把她內心的話告訴我們，只有默默地為老爸祈禱希望他能夠平安地回來。

我們一直熬夜到天明，當天一亮，母親拉開窗戶看一看外面，風勢正在逐漸地退到茶部岩山一帶，可是餘風仍然一陣一陣地吹來。老哥開起大門來，讓我們出來外面看一看，部落的一切零亂得七橫八豎。大榕樹在昨天深夜，因風勢太強而不時地發出有笛聲的怒吼是因為它頑強地抵抗而產生的。當我們起來看它的時候，它已經疲憊不堪地在那裡垂頭喪氣。

我們又望著家上方的老榕樹，擔心它可能經不及昨夜的強風，又擔心樹冠上那一凸出的枯木可能已經被吹斷了，因為每年當牠必拉陶過境時，那一棵枯木是牠們常在那裡休息的地方，就像我們從西方平地疲憊地回來的路上快到家的時候，有底尼外(紅欖木)可以休息的地方一樣。從我們家裡遠遠看來，老榕樹因為樹幹比我們家裡的小米儲存筒還要粗大，可是樹冠並不那麼茂盛了。照理應該不只是那樣，上頭還凸出彎曲卻已斷裂的枯木，但各種不同的鳥類總是很喜歡在那裡棲息。枯木果然被吹斷了一半，但還好，它有幸地還有一個人高的下半個枯木被剩下來。

中午過後，從東方嚙目廊那裡一聲聲高喊報殤的噩耗傳來，當母親聽到聲音時，第一個所想到的是老爸一定是出了事情。其實，去狩獵的一伙人，不只是我老爸那一批人，那一天下午，凡是有人去狩獵的家屬聽到這個聲音，他們都出來陽台望著東邊，等著報殤的人告訴他們是誰出事？可是部落所有聽到求救的年輕人一批一批早已在對面山頭要去救援。報殤的人來到部落對面山頭，高喊長叫不停，可是報殤的人在還沒有來到部落告訴清楚之前，母親已經在哭泣了。其他家族也覺得一定是他們的家人而在外面一面哭泣一面等待。報殤的人來到部落說：「少年佰哩係(Paidrisi)失蹤。」的噩耗傳來。老人家紛紛走到出事的家族聚集，母親也去那裡對家屬表示慰問之外，順便打聽老爸的消息。報殤的人說：「所有狩獵的人都還在獵場繼續搜索佰哩係的下落，我只是先來報殤。」但又補充說：「我們遭遇強烈的颱風和土石流，但除了少年百立希(Paidrisi)之外，基本上大家都還安然無恙。」

佰哩係是瑪達啦啦伯(Madaralape)家族巴哩福哩福(Palhipilhipi)的弟弟。他才十六歲，跟著他哥哥去打獵。除了他們兩個之外，還有他們的二叔 Rabuchu 和他的和帶他們，堂(查一下家族族譜)

「你們的老爸回來了，」我們鄰居在外面先看到而對我們說的。我和老哥一起衝出去迎接，老爸已經快到叔叔的老家，正扛著一隻山羊走過來。或許是我祖母還在的時候，他常常是如此停下來，然後對在裡頭的祖母說：「依吶！我回來了。」可是因為祖母已經不在了，只看到老爸是那模樣地若有所思地沉默緩緩走過來。他進來把山羊安放在祖靈柱，然後把他的背網包放下來，母親端著為老爸準備好的樹豆湯。當老爸在吃的時候，母親正在把背網包裡的山羊的前後腿卸下來，之外，還有一個竹子編製有蓋子的便當包，母親每趟老爸打獵回來，她最喜歡打開的就是這個便當包，因為裡頭裝的是老爸在山裡遇到其他的獵人被分到的肉都放在裡頭，而有時候累積過久，常常是長了霉，有的已經發臭了，可是因為那是老爸的一份濃濃的愛，母親拿下來熱一下，然後端下分配給我們的時候，母親在吃的時候，可以從她的臉上散發出被疼愛之得意的樣子。尤其當老爸自己獵到的時候，他認為最好吃的某一個獵物的部位，例如阿哇哇(Avava即心臟之意)，還另外從獵物的脊椎骨肚腹內側的肉，他認為那個部位的肉質是最上好的。他把它切下來切成一塊一塊，然後安裝在阿哇哇上方袋狀塞滿，再以箭竹當針線縫合，再用細的野藤細線綉起來密縫，煮熟燻乾之後就放在便當包裡頭帶回來給母親當最神聖而崇高的禮物。

「當我在接受這個阿哇哇的時後，…」母親語調哀傷地說。

「你還說哪！」正在吃飯的老爸停了一會兒，然後說。

「縱使媽已經不在了，我仍然覺得不敢接受。」

「其實她還在，終究還是會給妳的。」

「這！怎麼說？」質疑地說。

「因媽愛我所愛。」

老媽用手指從阿哇哇的一角捏出一小點彈指給在石板屋底下的祖母說：「依吶！正於您共享您兒子所獵獲的。」母親又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然後分配給我們兩個小孩。當我們要吃的時候，母親的眼淚不斷地滴落在她胸襟，我也看到老爸也在掉眼淚。我才明白老爸在回來的時候，在祖母的小石板屋外面稍微停頓往空屋裡頭望一下的神情，是對祖母之靈用心說：「依吶！我回來了……。」也或許說：「依吶！我累了……。」

也或許是他想要說出內心裡對祖母無以能說完的懷念，而最疼愛老爸的祖母卻已經不在那裡。也或許是老爸在懺悔，因為他自己心裡明白。「你老爸並沒有看到你祖母最後一面。」母親對我們說。使我一直心裡很訝異，一個最疼愛老爸的奶奶，他怎麼可以不在祖母的旁邊，但我不趕直接問老爸。後來母親說：「我和你老爸在那一夜守著你祖母的時候，她的病情很明顯地即將在不久了，但是不知道還能撐多久。」但我想可能老爸覺得祖母要走了，想要去打獵再拿一個阿哇哇作為給祖母最後的告別禮餐，再來是他覺得家裡多少要有一些肉，萬一別人來的時候，要如何接待？於是那一天早上，背著網包經過已經躺著的祖母說：『依吶！我去打獵，

你一定要撐到我回來。』之後，就去短程三天而已的地方打獵，可是，當他回來的那一天，祖母卻先走一步了。我內心裡暗暗地對老爸十分不諒解，但我想，應該老爸更不會諒解他自己，甚至於在他一生中將永遠留下對奶奶的遺憾。

後來，老爸常常在獨自一人歌唱的時候，只要一唱道：“母親啊！還沒有說完您的叮嚀，卻已先離我遠去”的歌聲中，總是淚流滿面。老爸被族人稱讚為“狩獵的能手”，是指“偉大的獵人”。在他短短幾年的狩獵生涯，不知道獵過多少大大小小的動物，我想他當初為祖母留下最昂貴的阿哇哇禮物，一定是不曾改變過，但是還是留下遺憾。我想奶奶看到她所疼愛的兒子之表現，一定是很感動的，並且早已諒解他，但老爸一生裡總是為奶奶的離去以眼淚洗面。